

魯迅文集

COLLECTED WORKS

WORKS OF LUXU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热
华
盖
集
编
而
已
集



509859

鲁迅文集

第③卷

而 华 华 热
已 盖 集 盖
集 续 编 集 风



9050985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与许广平等合影(1927年·广州)



厦门大学任教时的鲁迅(1927年·厦门)



烏乎噫嘻！
 心補之哉
 救其万遗
 殆了大半
 救人为醫
 救人有将

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上海

无 题 作于1930年9月



鲁迅在木刻展览会上(1936年·上海)

目 录

热风

题记 (3)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 (6)

三十三 (9)

三十五 (14)

三十六 (17)

三十七 (19)

三十八 (22)

一九一九年

随感录三十九 (26)

四十 (29)

四十一		(32)
四十二		(35)
四十三		(38)
四十六		(41)
四十七		(44)
四十八		(46)
四十九		(49)
五十三		(52)
五十四		(55)
五十六	“来了”	(58)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61)
五十八	人心很古	(63)
五十九	“圣武”	(66)
六十一	不满	(70)
六十二	恨恨而死	(73)
六十三	“与幼者”	(76)
六十四	有无相通	(79)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81)
六十六	生命的路	(83)

一九二一年

智识即罪恶	(85)
事实胜于雄辩	(89)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91)
为“俄国歌剧团”	(95)
无题	(99)
“以震其艰深”	(101)
所谓“国学”	(104)
儿歌的“反动”	(107)
“一是之学说”	(110)
不懂的音译	(114)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119)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22)
即小见大	(126)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128)
--------------	-------

华盖集

题记	(133)
----------	-------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	(137)
青年必读书	(140)
忽然想到(一至四)	(142)

通讯·····	(148)
论辩的魂灵·····	(155)
牺牲谟·····	(158)
战士和苍蝇·····	(163)
夏三虫·····	(165)
忽然想到(五至六)·····	(168)
杂感·····	(173)
北京通信·····	(176)
导师·····	(180)
长城·····	(183)
忽然想到(七至九)·····	(185)
“碰壁”之后·····	(191)
并非闲话·····	(197)
我的“籍”和“系”·····	(202)
咬文嚼字(三)·····	(206)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208)
补白·····	(217)
答 KS 君·····	(225)
“碰壁”之余·····	(228)
并非闲话(二)·····	(233)
十四年的“读经”·····	(237)
评心雕龙·····	(242)
这个与那个·····	(246)
并非闲话(三)·····	(253)
我观北大·····	(259)
碎话·····	(262)
“公理”的把戏·····	(266)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272)
后记·····	(276)

华盖集续编

小引·····	(281)
---------	-------

一九二六年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284)
有趣的消息·····	(291)
学界的三魂·····	(297)
古书与白话·····	(301)
一点比喻·····	(304)
不是信·····	(308)
我还不能“带住”·····	(320)
送灶日漫笔·····	(324)
谈皇帝·····	(328)
无花的蔷薇·····	(331)
无花的蔷薇之二·····	(337)
“死地”·····	(342)
可惨与可笑·····	(345)
纪念刘和珍君·····	(348)
空谈·····	(354)
如此“讨赤”·····	(358)
无花的蔷薇之三·····	(361)
新的蔷薇·····	(366)
再来一次·····	(370)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375)
马上日记	(379)
马上支日记	(389)
马上日记之二	(403)
记“发薪”	(408)
记谈话	(414)
上海通信	(420)

续编的续编

厦门通信	(427)
厦门通信(二)	(430)
《阿Q正传》的成因	(433)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440)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445)
厦门通信(三)	(447)
海上通信	(451)

而已集

题辞	(457)
----------	-------

一九二七年

黄花节的杂感	(459)
略论中国人的脸	(462)
革命时代的文学	(466)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473)

略谈香港·····	(476)
读书杂谈·····	(484)
通信·····	(491)
答有恒先生·····	(497)
辞“大义”·····	(503)
反“漫谈”·····	(506)
忧“天乳”·····	(510)
革“首领”·····	(514)
谈“激烈”·····	(519)
扣丝杂感·····	(524)
“公理”之所在·····	(532)
可恶罪·····	(534)
“意表之外”·····	(536)
新时代的放债法·····	(538)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542)
小杂感·····	(556)
再谈香港·····	(561)
革命文学·····	(568)
《尘影》题辞·····	(571)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574)
卢梭和胃口·····	(577)
文学和出汗·····	(581)
文艺和革命·····	(584)
谈所谓“大内档案”·····	(586)
拟豫言·····	(593)
附录：大衍发微·····	(596)

热 风

本书收作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杂文四十一篇。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题 记

导读

本篇为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的自序,作于1925年11月3日,收入《热风》前未在报刊发表。

《题记》概述了《热风》的写作经过和主要内容,回顾和评述了《新青年》创刊以来革新派和守旧派之间复杂而曲折的斗争情况,说明了《热风》书名的由来。文中所提到的《新青年》是指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月刊,该刊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22年7月出至第九卷停刊。它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宣传新文化、鼓动新思潮、提倡民主与科学的重要舆论阵地。该刊自1918年4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短评,开始总题“随感录”,并标次第数码,自第五十六篇起,

在总题次第下另标篇名。鲁迅自1918年9月第五卷第三号起至1919年11月第六卷第六号止,在该刊共发表“随感录”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入《热风》。

* * *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议排日运动,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

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笑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

导读

本篇首次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9月15日)发表。署名唐俟。

文章从关怀和教育青年一代出发,批评了封建伦理道德支配下的父子关系,要求当代父亲们,不仅是生人之父,而且是育人之父,用进步思想教育后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关于本篇的中心思想,作者曾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到:“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文章开头提到严又陵的“一本什么书”,是指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该书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译者按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踈踈